

活力副刊-優質生活

報導：本刊 黃佩玲
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、受訪者提供

在有限的時間，唱響生命的旋律

“坦白說我真的不怕死，我是怕痛，也很怕愛我的人為我傷心難過。我對別人說我確診就晚期耶，那種笑顏逐開的模樣就像是中了什麼幸運大獎一樣，哈哈。其實，沒有一個人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，但絕對可以掌握自己對待生命的態度。”林穎芷是蒲公英合唱團主唱，對旋律的掌握與潛質在少女時代大放異彩，寬廣音域是其特色。平日就職於國際貿易公司，下班後教唱；作息正常，飲食也挺健康。幾個月前的某一天很日常，她卻喘得透不過氣。檢驗後，確診為肺腺癌晚期，無藥可吃。她隨後數次赴中國積極求醫，家人包括年邁父母更是全程愛相隨。眼前的她話雖不多，但眼神澄亮、臉色紅潤，一字一句發自內心很真誠，不似一般面對絕症而垂頭喪氣的低迷。對於生命，她沒有遺憾，在這之前的每一天都在做無愧于自己或天地的事。她如常生活，緊鑼密鼓為 12 月 3 日的“永不放棄”演唱會做籌備……

我沒問她還剩下多少時間，因為聞之喪膽的生命期限，在她的堅毅面前是全然黯然失色。

永不放棄，癌症晚期也要唱下去！

7 月 26 日，39 歲的林穎芷因呼吸困難被送入院。醫生委婉告知罹癌，她只“噢”了一聲，內心平靜。

從小體弱多病，患有哮喘，她是個藥罐子，家裡常瀰漫著中藥味。後來被診斷心臟瓣膜內陷，她自嘲“心不好”。這幾年則常感肩頸酸痛、皮膚過敏，不時感冒咳嗽，殊不知這就是徵兆。肺腺癌（lung adenocarcinoma）是肺癌的一種，通常診斷出時已是晚期。平時呼吸系統過敏，她推測自己患癌主因是逐年嚴重的煙霾所致。

x 光片顯示肺部佈滿小腫瘤，估計癌症潛伏已久、發現已晚，癌細胞已從左肺轉移到右肺，只剩下極小的空間可供呼吸。由於初期的基因檢測結果不符，所以無藥可吃，醫生開出的藥方是咳嗽藥水。唯一可接受的治療，僅剩化療。8 月 14 日，她抱病上機飛中國。

“我沒想過要接受或不接受，這是個事實。我只是很難過，該如何向父母開口說。”林穎芷的父母七十古來稀，上有兄姐，一家人關係很親密。爸爸說，就算傾家蕩產，也要女兒能夠好起來。哥哥駐守大馬，父母及姐姐則全程陪伴做治療。林穎芷的病情很嚴重，咳嗽不止、呼吸困難，喘到連 100 米都無法行走，身子很虛弱。憂慮與心結糾纏煩擾，她見了覺誠法師，後來也認識了蕭依釗。通過兩人的關懷與協助，她在半個月內飛到中國廣州復大腫瘤醫院接受治療。每隔 21 天，

她需往返中國，以完成 6 次療程。

肺積水、發炎，她的肺部無法張開正常呼吸，然，生命的奇蹟往往顯現在積極與努力之後，在復大院長徐克成堅持下，林穎芷重做基因檢測，報告顯示，她的致癌基因 alk 呈陰性（一般機率僅 3 到 5%），而攜帶 ros1 易位突變則是陽性，在肺腺癌患者中僅 1% 的機率，也是復大醫院的首宗案例。病情出現重大轉機，她得以進行標靶治療，降低惡化及死亡風險。

目前，林穎芷還處於試藥階段。新藥成效很好，血氧恢復正常，但卻難免許多副作用。每日腹瀉好幾次，需吃止吐藥、打止吐針。視力也大受影響，晚上無法開車。

隱瞞病情，繼續上台唱歌

在訪談中做主導的，是年長 4 歲的林穎茜。林穎芷在一旁時而微笑點頭，時而抿嘴揉鼻，對於姐姐說的話，她全程默認。血脈相連的姐妹情深，此刻顯露無遺；那股傾瀉而出的不捨與疼惜，也令人酸了鼻頭。

“她需要什麼，我就全程陪伴。”

林穎茜善於彈琴、寫歌，林穎芷則主力唱歌、跳舞，兩人一動一靜，默契不言而喻。妹妹遭病魔入侵時，林穎茜更感身心煎熬，為之付出百分百的心思與時間，陪伴妹妹去做任何她想要做的事。

蒲公英合唱團是林穎茜於 2000 年創辦，畢業後返國的林穎芷在 1 年後加入。多年來帶過不少學生，就算今日已成人，任職律師、醫生、空姐、廚師、藝人等各行各業，但大家總是緊密聯繫，過年過節都會相聚。

“她最放不下的，是家人，還有蒲公英的學生。現在是考試季節，學生有很多正應付高考，隱瞞病情主要是憂慮學生的心情受影響。確診患癌後，我們都還是如常上課、練唱。好幾次我倆並肩走在前往教課的路上，我說，這條路到最後都只能妳自己一個人在走。或許，就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一點之後，再告訴學生們吧。”

8 月 13 日有場在確診前就接下的馬中國際交流演出，抱病在身的林穎芷堅持要上場。每唱完一首歌，她都需要返回後台大口喘氣。極致專業的演出，台下的觀眾無一察覺任何異樣。演出很順利，林家兩姐妹卻心情沉重；隔日一早，她們就要飛到中國進行第一次化療。

這個演出在某個程度上其實就是一場告別，但學生們毫不知情……

林穎芷的身體長期缺氧，正常人的血氧飽和度是 95 級以上，她只有 80 多級，就算吸著氧氣，也無法達到 95 級，而且每日需吊點滴 15 個小時。林穎茜說著說著音量就提高，情緒明顯有點激動；她說，這個病不會是這一兩年的事，是跟妹妹的身體共存了很多年的。

“你知道嗎？我覺得她很厲害。她在錄音室內唱歌，拍子可以拉到 21 拍，而正常人頂多 10 拍左右。我寫歌寫給她時就會刻意拉很長，因為普通人唱不到，我就讓她去發揮。但我沒想到她的肺部在一開始就是有缺陷的，卻還是可以駕馭一般人無法駕馭的高音及中氣。”

我難過，是因為怕他們難過

確診罹癌的第一晚，林穎芷躺在醫院輾轉難眠。

“你問我確診後我在想什麼……我覺得只要我家人在身邊，就覺得安心。其實我沒有什麼遺憾，因為我一直以來在做的都是我想做的，我覺得我很幸福……然後……”

語氣帶點哽咽，林穎茜馬上接嘴代替妹妹說下去。

“她是個比較感性的人，我知道她在想什麼，我可以代言。以她的個性，她會這麼想，如果老天爺一定要在家人之中選擇一個人生病，她會寧願那個人是她自己。她平日講話時會比較硬，但跟她內心有很大的差別。她很珍惜家人，也很不捨，同時她也要求自己變得更好，不要讓別人擔心她。”

林穎芷輕輕點頭。

“我妹妹也說過一句話：沒人能夠掌控生命，但絕對可以掌控對待生命的態度。除了比較愛哭，她為她的生命所做出的一切，從不放棄，真的很不容易。”

很迅速把口袋內的手帕拉出來擦擦不小心掉下來的淚，林穎芷接著說。

“我會流淚是因為情感，並不是因為我無法接受自己生病。我是不捨得，我很怕別人因為我難過。我也會想到自己就這樣沒有了……但我難過的不是我自己沒有了，而是我不在了，旁邊的人會不會難過。我的難過是因為怕他們難過。”

用音樂，療愈別人的心

有些醫生的話語對病人來說相當具有傷害性，譬如“你要知道你是第四期，不能好的”、“沒有藥醫的，你只是等罷了”……

初到復大治療時，因為病情很棘手，醫生們開會許久都無法擬出適合的方案，這令林穎芷很氣餒。她直接問院長，究竟自己還可以活多久？

“院長哈哈大笑，拍拍我的手說：你知道嗎？有一句話是：有時候要難得糊塗，不要想那麼多。殊不知，院長本身也是癌症病患，因此有同理。”

在醫院陪診時，壓力很大的林穎茜常需要到病房外的窗戶透透氣。站在走廊上，她感覺到每一個經過身後的腳步聲都很沉重。有一次，兩個小孩的輕快奔跑聲引起了她的關注，機緣巧合下，她義務教導小孩彈奏鋼琴。

原本冷冰冰的交誼廳因為有了琴聲而衍生了奇妙律動，空蕩蕩的空間慢慢匯集了許多各國病人與護士，有人聽歌、點歌，而不再僅僅是坐著掩臉哭泣。身體狀況較佳的時刻，脖子插管的林穎芷會和著姐姐的琴聲，為大家高歌幾曲，甚至受邀為醫院的中秋晚會表演。

“有一晚，一個美國女黑人背對著我們，那是個很傷心的背影。她說她很喜歡音樂，但沒有天分，因此永遠只當妹妹的觀眾，是她的忠實粉絲。妹妹後來患癌，她陪她來治療，卻因病重而過世了。她說謝謝我們的音樂為她帶來一點平靜……音樂可以發揮療愈，我覺得我們兩姐妹其實可以做很多事。我也覺得我很幸福，至少妹妹此刻還在我身邊。”

林穎芷很念舊，一個水瓶可以用 10 年，一枚手錶可以帶 17 年，她就不相信這副身體不能用很久。

“我心裡最介意的，其實是我是不是來向父母討債的？他們從小為我的健康奔波，到了現在 70 多歲還在為我操心。覺誠法師解開我的心結，給我很多肯定。對我來說，如果不是來討債的話，這就不掛礙了，其他的都可以面對。我很怕痛，而老天給了我一個不痛的癌，我還是幸福的……”

林穎茜馬上接口：“你怕蟑螂罷了！”

“大家都很難過，但日子是，就算多難過還是要過。我們都希望病患及家屬在學習接受及放下的當兒，也能通過奉獻與付出，讓生命更加精彩。”